

「台灣客家認同」與其承擔團體

---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1990-1995）的發展與政治參與¹

林吉洋²

摘 要：

本文認為當代客委會建構「台灣客家」的現象中呈現一種對客家文化認同、歷史展望等截然不同的概念方式，筆者認為這類言論與過去的客家認同論述在國族認同意義上呈現根本性的差異，而這種現象必須追溯到 1990 年代前後客家運動團體在政治參與上的發展，必須回顧當時台灣民族主義浪潮與反對黨進行民族主義政治動員對客家運動的影響。筆者蒐集當時參與者的訪談與文獻為材料，作為重新討論的起點。

關鍵字：客家認同、客家運動、台灣民族主義、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

¹ 本文乃以作者碩士論文（2007）之第三章改寫，台灣客家認同之形成與解嚴後之台灣社會、政治情境變遷之關連，更詳盡之脈絡請參見作者碩士論文。

² 作者為清華大學社會所應屆碩士畢業生（2007），聯絡方式 kekiunn@gmail.com。因筆者畢業後隨即入伍未能及與部分受訪者聯繫，在此除致謝外，並請提供與會者、受訪者不吝指正。

一、前言

1980年代隨著威權轉型國家控制力減弱，各式自力救濟、社會運動議題興起帶動民眾權利意識高漲。1988年初蔣經國的總統除夕文告中首次以閩南語播音，象徵國民黨順應本土化趨勢，此舉刺激了當時不分黨派的客籍政治、文化菁英對客家語文邊緣化的危機感。以1987年成立的《客家風雲》雜誌社為主，加上結盟的農運、工運人士³、民間社團領袖（如屏東六堆仕紳徐旦鄰家族）、跨政黨的客籍政治人物⁴組成「客家權益促進會」，要求廢除限制母語的廣電三法以及語言政策，並於1988年12月28日推出號稱萬餘人的「還我母語」遊行。

根據楊長鎮（1993a：86-90）的回顧。當時親國民黨的力量企圖主導客家運動以取得國民黨內部參與的籌碼；另一方面民進黨以及其他黨外勢力客家運動風潮納編到反對運動的主流中，因此在「還我母語」運動結束後，黨派紛爭開始撕裂運動參與者的共識基礎，如國民黨勢力退出後，親國民黨仕紳所提供的財務力量也被抽掉，之後雜誌社內部進入內部紛爭過程⁵。最後由學者教授⁶受邀出面重組雜誌社，且更名爲《客家》雜誌，雜誌社風格亦轉向爲客家文化探討。而「還我母語」運動激起的一些力量，不滿於消極靜態的作法，而組織「台灣客家公共協會」（簡稱客協），「該會立場清楚的站在反對運動、獨派這邊」。

本文定義的「台灣客家」概念出現在客協分別於1991、1993年出版的兩本政論合著當中，其中多位參與者對當時普遍的「中原客家認同」論述提出批判，並且對客家族群的過去、當前的困境、與未來願景提出一種具有「建構台灣主體意識」、新的歷史解釋方式—或稱之爲「台灣客家認同論述」。

3 桃竹苗地區親夏潮的客籍社運人士，如工運的羅美文、農運的林豐喜皆出力甚多。

4如國民黨籍的國大代表陳子欽、而民進黨除了林一雄、傅文正參與、黃信介也參與聲援遊行。

5陳子欽與徐旦鄰退出，造成人脈與募款的流失。而原本《客家風雲》雜誌社創辦發起人之一，當時被認爲親國民黨的邱榮舉亦離開。部分退出人士亦另創辦《中華時報》雜誌，但歷不久即結束（鍾春蘭訪談：11；林一雄訪談：4；徐正光訪談：9）。

6 其中比較知名包括林郁方、徐正光、蕭新煌、羅肇錦、梁景峰等人。

本文的處理的問題受限於本文篇幅，無法詳盡比較兩種認同論述的差異⁷，而選擇從比較客家運動歷史階段的角度出發，80 年代末的客家運動是相對傾向族群（認同、文化）運動性質，如此基調保持到 1990 年底客協成立之初仍，而後在 1991-93 才逐漸走向激進化、強調客家的本土認同，因而本文問題則是探討**客家運動如何受到民族主義運動高漲的政治情境而介入認同政治與統獨論戰**。回顧客家運動內部不同時期的路線、理念爭議有助於讓理解台灣客家認同形成的社會脈絡，政治情境變遷的關連，因此本文從 1988 年末開始討論客家運動的發展，討論客家運動在「還我母語運動」（客家風雲雜誌）時期與 1991 年後客協時期的差異何在，並且討論客協提出「台灣客家認同」的概念所受到當時**政治反對運動進行民族主義式政治動員的影響**。本文討論所依據的材料分別以文獻蒐集與訪談資料為主，其中引用訪談對象⁸包括了「還我母語」運動時期與及客協時期的參與者，主要有鍾春蘭、楊長鎮、林一雄、鍾肇政、李喬、李永熾、羅肇錦、羅能平、黃子堯等人。



二、 回顧客家運動（1988-1991）的演變

一、1986-91 客家運動分派略述

加拿大籍人類學家 Martin（1996：178-9）觀察 86-91 年台灣客家運動時指出，客家運動並無嚴謹的組織，其目標僅是**強調客家在台灣的存在**，其認同與歷史宣稱尚未有清楚論述，其次、運動過程並非訴求全島的客家人團結，而是**自願性、個別（政治）利益為前提而影響運動走向**；三、是爭取客家做為特殊性族群地位的合理待遇。其認為客家運動興起於客家利益在當時被排除於統獨等國家前

⁷ 有興趣的讀者，請參見筆者碩士論文第二章。

⁸ 口述訪談資料以筆者論文（2007）設計的口述史訪談計畫為基礎，更詳盡的說明請參見筆者論文第一章第三節第三小節。

途的爭論之外，因此運動目標是族群性與政治性的：凝聚族群認同並爭取在公共政策上爭取客家利益的保障。雖然客家運動有些共同的訴求，然而由於國族認同殊異的情境之下，Martin（1996：179-81）仍依參與者約略分為三類型：

（一）傳統主義派：強調世界性的客家人都是其訴求認同與建構族群集體再現的對象，因其「中原客家論」認同在血緣上與中國歷史的一脈相承，正好符合中華民族主義號召的民族大義。這一部份受到當時中共宣揚的民族主義歡迎，而後也成為客家運動陣營內認同台灣民族主義的激進派成員敵視、強烈批判的對象。

（二）溫和派：接受由於兩岸分隔發展近百年的事實，承認台灣的客家人與中國大陸客家人有著無法跨越的鴻溝，因此原鄉情節也比較淡薄，然而在國族認同立場上相較起激進派是比較不明顯、溫和派認為（台灣）民族主義者、民進黨都忽略的比較重要的族群議題（保存客家語言、文化、歷史）；而傾向把政治（文意近認同、政黨支持）當成手段，透過選舉選出具有客家意識（願意提出客家文化政策）的政治人物。

（三）激進派：是一群經歷本土化與黨外民主運動洗禮的青年世代，在行動更具有組織性，但其客家認同上綱到台灣應該獨立建國之上，強調客家運動必須與台灣獨立運動結合，並且在認同上與中國（包括世界性）的客家、原鄉斷絕認同、血緣關係，把台灣視為新的原鄉，然後一個真正屬於台灣的「新客家人」才能夠得以重生。

現有文獻大部分延續 Martin（1996）的分類觀點，而認為推動「台灣客家」認同運動的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是激進派的代表性團體，或把「世界客屬」、親國民黨背景的參與者視為傳統派，然而卻未注意到 Martin 所強調「並無嚴謹

的組織性」(見以下分析)。筆者認為以上派別分類並非是持續性的以組織性、界線分明，而是在不同時間點的政治形勢下、運動陣營內因主張、理念與政黨支持所導致的路線差異所發展出的網絡關係。現有討論客家運動與認同建構的文獻甚少注意到 1991-93 年前後客家歷史、認同論述斷裂性的改變，如曾金玉(2000)忽略客協內部並非均質的組成，或將客家運動視為具連續的論述場域進行分析(謝文華 2003；林詩偉 2005)，上述文獻並未關注論述框構的政治情境，如統獨論述與國族、認同政治等政治、文化界公共領域的民族主義氛圍納入研究範圍，遂有見樹不見林之憾。另如范振乾(2002)雖詳盡的描述客協時期的運作發展，但在知識建構上並未回答影響運動形式變化的政治情境變遷為何？並未回答台灣客家認同運動的理念，以什麼樣的形式影響當前台灣客家的建構？

1988 年末還我母語運動之後、客家雜誌社轉型且經歷多次內部人事更替，而到 90 年底客協成立後，則立場逐漸走向反對運動立場、親民進黨並挑戰國民黨的過程，而後並提出台灣客家認同論述。因此為釐清 90 年前後的客家運動差異，須借重 Martin 的觀點而稍做重新修正，以便剖析各黨派人士立場對客家運動的影響。以下透過訪談參與者客家運動 1990 年初的發展，從梳理 1990 年前後「還我母語」運動結束到「客協」成立的過程。

二、1990 年以前客家運動內部的認同、黨派殊異

筆者另文⁹已指出以傳統派的客家社團長久以來，其認同敘事與團體功能與國民黨的中華民族主義法統建構緊密結合，且為國民黨扶持、倚重的對象。在 1988 年還我母語運動前後，一般客家社團出身的傳統派人士通常扮演與國民黨高層聯繫、協商的角色，運動立場亦受到傳統派的牽制而顯的保守，而無法繼續強力挑戰國民黨的立場(楊長鎮訪談：5；鍾春蘭訪談：11)。

事實上自《客家風雲》創社以來紛爭不斷，根據當時運作核心的鍾春蘭表示，

9 參見作者碩士論文第二章第二節部分。

在「還我母語」運動當時民進黨極力爭取客家運動，反而是當時客家運動內部由於黨派立場紛雜而相對與民進黨保持距離；國民黨方面除了少數客籍政治人物外，高層的態度則較曖昧不明（鍾春蘭訪談：11）。楊長鎮的描述更清楚的指明客家運動之始在黨派立場上即具有各方角力、而達平衡的特色：

這時候當然會有一些機會主義者，有政治立場的人，那這些人就會覺得說，我搞一搞這個運動，或許可以當成籌碼，去跟政黨換一些東西。比如我是國民黨，就是去跟國民黨要一些資源啦，例如提名我去競選。那新潮流系的人，就可能覺得說我去跟這個運動結盟，看是不是在立場上跟我接近，為我所用。夏潮系統也是啊！…你可以說是收編客家運動，或可以說是結盟，這是很自然的事情。（楊長鎮訪談一：4）

遊行後各方勢力爭取主導權造成的僵局，成為雜誌社成員先後離開、重組的決定性因素。從 Martin 的論點來看，似乎 1988 年末的「還我母語」運動內部中傳統派（中國意識）與激進派（台灣意識）的對立，即已經為日後的成員重組的伏筆，然而這樣的看法未注意到當時的核心領導者如邱榮舉與鍾春蘭，前者當時親近國民黨，而後者與夏潮素有淵源、堅決反對台獨¹⁰，她提到：

這些客家社團其實是聯誼性組織，負責的人基本上是失意客家政客，客家意識是有，但根本上就談不上有多少動員能力。起初他們很怕我們，覺得我們是紅衛兵！…倒是民進黨非常熱衷參與，反而國民黨都不來，我擔心一黨參加的後果是會被認為跟民進黨掛勾，我非常擔憂這點。（鍾春蘭訪談：6）

10 鍾春蘭女士為當時主事者之一，其夫婿乃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夏潮早期創始成員而後離開經商，而鍾本人立場是「堅決反對台獨」，因此一方面抗拒運動單為民進黨所掌握，力主各方勢力平衡，然而國民黨卻疑懼運動為民進黨所用而有所警戒。（鍾春蘭訪談：12）

林一雄¹¹認為從當時的動員網絡來看，團體內部的矛盾仍依黨外（親民進黨、夏潮）與國民黨為主要矛盾，統獨立場雖有差異但屬其次，而至少「客家利益」成為跨黨派的共識，基本上無法將「還我母語」運動歸類為任何一個政黨或團體。（林一雄訪談：3-4）鍾肇政亦曾提到《客家風雲》雜誌社時期的客家運動基本上是「不分黨派、保持中立立場」，這也是「還我母語」運動之所以能夠跨黨派串連成功的原因（鍾肇政 1999：386）。

從參與者訪談相互對照來看，「還我母語運動」時期的客家運動在黨派與統獨立場上雖是紛爭不斷，倒也因此維持了各勢力間相對平衡的狀態。而團體共識的瓦解是在「還我母語」運動遊行後，《客家風雲》雜誌社內部成員一連串出走¹²，雜誌社隨即面臨訂戶網絡與資金援助流失的窘境，因而進入經營上更困難的時期，稍後則交由學術界等人接手，並轉型為民俗文化探討的《客家》雜誌。因此在「還我母語運動」是跨黨派的客家菁英串連，各種政治勢力介入的結果卻意外求得平衡的結果（鍾春蘭訪談：12）。

曾多次擔任雜誌社編輯的楊長鎮回顧，當時蔣經國逝世、初解嚴的氣氛是詭譎的，「還我母語運動」開始的主要概念仍是「自力救濟」：

那時候（還我母語運動）是比較族群意味的東西，**比如民族主義的東西是比較隱而不顯的，例如台獨運動也不敢…**。那時候的氣氛可以說比較不安啦！然後，解嚴前後這整個氣氛開始鬆動，社會領域就是民眾的權益意識開始萌芽。之前哪裡敢說什麼權益！八五年後比較多的自力救濟開始以後才開始有，（還我母語運動）那時候是自力救濟

11曾任「世界客屬」幹部、民進黨台北市黨部主委、亦曾競選市議員。值得提的是，林一雄亦曾接任社長但歷時不久，在 1990 以前的客家運動中民進黨背景的成員算是處於相對少數。

12多位親國民黨背景的參與者另創辦《中華時報》雜誌，但歷程不久即結束，此包括創辦人之一的邱榮舉，12月28日遊行結束後，立即辭去社長並要求隔年1月1日接任，可見情境之急迫；邱榮舉的說法是，「還我母語」運動後除了經營困難，同時路線分歧，導致彼此無法產生共識而選擇離開（申雨慧、邱榮舉 2004：25-6）。

(的概念)！(楊長鎮訪談稿一：2)

客家運動內部雖隱然黨派之爭，然而共同面對國民黨政府絕對性優勢情況下，即使參與者個別的統獨立場隱然分立仍能整合，然而當時的客家運動與其論述尚未與台灣民族主義接軌。反倒左統立場的夏潮是介入客家運動較早的團體，在「還我母語」運動籌備階段時即已經開闢專題，有意識的以社會主義革命史觀與中華民族主義立場，針對客家的抗日史、閩客的緊張關係以階級觀點提出客家論述¹³。楊長鎮認為不同黨派勢力有意識地的詮釋客家運動，企圖進行「論述上的收編」；除了夏潮，新潮流也邀請楊長鎮寫出本土派觀點的客家論述¹⁴(楊長鎮訪談：3)。然而1990年前的客家論述基本上屬於各述己見的階段，1990年後「客家論述」的改變，卻是受到台灣民族主義激進化的政治情境所影響。

第二節、1990年後客家運動的轉變

一、客協成立初期

1990年底客家公共事務協會(簡稱客協、HAPA)成立之始乃受到海外客籍台僑的鼓舞，比較清楚的共識是「族群文化權益議題」、「推動公共事務的參與」，1991年的《新的客家人》政論集中，大底上在國族認同等政治議題上仍是比較隱晦的處理，鍾肇政提到成立客協是關切：

大的，如故鄉的政治、經濟、社會及環保、人權等問題固毋論矣；

小的，不用說是客家問題，如客家權益之普受蹂躪、客家母語之瀕臨

13 參照筆者論文第二章第三節部分。

14 其論點大致可參照楊長鎮(1991)之〈社會運動與客家人文化身份意識之甦醒〉，基本上將客家運動視為延續本土化運動的同一過程，然而從台灣民族主義的變遷，筆者則提出不同觀點，可參照上一章討論。

絕滅等。…故鄉的客家社團不少，為什麼不見動靜呢？…於是 HAPA 便在海內外有心的客家鄉親一致的期望下宣告成立。(客家公共事務協會 1991：19)

事實上，客協成立之初（1990.12）並未立即標榜清楚的台灣客家認同，仍延續 1988 年「還我母語運動」的族群運動性質，強調「客家文化語言、恢復客家尊嚴」等以文化面向活動為主，例如扶助成立大專院校的客家社團、舉辦講座、演講會宣達理念等、初步與反對黨結盟建立運動的聯合陣線¹⁵。然而 1991 年以後開始隨著統獨爭議激化，客協政治參與路線底定，在此過程客協介入選舉而參與國族認同政治衝突，成為客協提出台灣客家認同敘事等歷史宣稱的契機。

因此 Martin 區分傳統派（親國民黨）與激進派（親民進黨）的對立存在，並視此對立關係隱然等同統獨等民族主義立場的對立（Martin 1996：180-1）。Martin（及後續研究者）將 1990 年前「還我母語運動」與後來新成立的客協視為同一連續過程，使其論點忽略了團體重組、及外部「新國家運動」（民族主義）激進化的影響。從訪談資料與文獻看來，1990 年以前「還我母語運動」論述從族群語言權益出發，運動團體分裂的原因仍是競爭與執政黨協商的主導權，造成泛黨外與親國民黨兩方面的決裂，即使統獨立場有異也並非關鍵因素¹⁶。

事實上，客家論述介入統獨論戰與國族認同乃客協成立後隨政治情境的發展。從《客家風雲》到「還我母語運動」為止，確實開創了一個客家在台灣成為社會運動議題的可能，然而黨派紛爭過後重組更名為《客家雜誌》由學者接手¹⁷改為民俗文化及語言探討後，而使內容受限而較少政治事務，至此已經是 90 年底客協開始活躍的階段。

15現有文獻提及的結構因素解釋，不出威權瓦解、語言政策壓迫以及，新興社會運動興起（曾金玉 2000，67-116）

16邱榮舉認為主因於雜誌社經營的經費困難，造成「人事更迭頻繁到不可思議的地步」，而統獨黨派立場相爭雖加深成員理念整合之困難，但並不嚴重（申雨慧、邱榮舉 2004：17、23）。

17 學者接手後不到一年，《客家雜誌》再度面臨財務危機，經新竹義民廟管委會（林光華）出面支持，日後雜誌社則由林光華與（親國民黨）律師陳石山共同經營至今。

二、91 年以後客協轉向—政治參與激進化

客家運動涉入國族認同論戰場域，與 1990 年初海內外台獨運動激進化的政治情境是相關的。自 80 年代末起，海外獨派開始藉由各種管道闖關歸國，而島內也有數件以獨立建國運動的群眾抗爭與事件。例如在 89 年主張台獨以爭取言論自由的鄭南榕自焚身亡的悲劇，如 91 初黃華因新國家案被捕判刑促使全島遊行聲援。除了群眾運動，當時「台獨理念」透過選舉政見、造勢活動公開化，例如民進黨以新潮流為主所組成「新國家連線」。而另一方面國民黨內政爭不斷，李登輝黨內權威尚未鞏固時，黨國體制的轉型、政治權力結構的重組即被視為「獨台」與「中華民國法統」的保衛戰而受到非主流派抵制。除了行政院長郝柏村為首的非主流派的強烈批判「台獨」外，一般參選人亦將「反台獨」列為政見，藉由選舉、群眾運動，反對運動進行民族主義式的動員。如當時林濁水（1991：47）描述統獨議題從街頭運動開始，經由選戰的公開化而進入公共領域中討論¹⁸。

1991 年底集冊出版的客協集體政治、文化著作《新的客家人》由劉還月編輯出版，書中雖言明客協追求的本土立場，然而基調仍屬較溫和，到 93 年新的論述《台灣客家人新論》出版，客協的台灣客家認同理念逐漸清晰，與客協開始清楚的支援民進黨的選舉動員基本上是同步過程¹⁹。從鍾肇政對客協成立三週年以來局勢轉變的描述中，可見到當時反對黨進行民族主義政治動員的影響：

一連三年的選舉²⁰，都有「關鍵性選戰」的說法，這次縣市長選舉，更被渲染成是在朝在野的驚天動地時刻。…選戰序幕揭開，各地早已硝煙四起，顯見這次又是一場轟轟烈烈的熾熱戰役。…在我

18 面對新潮流與台獨聯盟競相爭取主導權的傳聞，林濁水當時認為，台獨主張從少數人的理念到成為整個反對運動的『公共財』，此一成就為任一團體獨佔。此文原載於 1990.9.1 自立晚報。

19 當然客協內也有成員不同意客協完全傾向「台灣本位」等傾向獨派的發展，不同立場造成的競合待下一節第二小節討論。

20 91 年國民大會代表改選、92 年立法院全面改選、93 年縣市長選舉。

們歡度會慶的喜悅當中，不由不凜然世變日亟的狀況下，本會所應承擔的使命。…（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 1993：7）

客協轉而投入政局顯然受到 1990 年代初期政爭、台灣前途等政治議題相當大的衝擊，而參與反對黨助選可以說是客協政治立場公開表態，並提出台灣客家認同論述與歷史宣稱的重要轉折²¹。早期客協內僅有部分成員直接參與政治、選舉助選等，為民進黨相對弱勢的客家地區爭取支持。1991 年底客協成員陸續投入助選時，鍾肇政寫給客協海外成員朱真一的信中描述：

選舉剛畢，為民進黨的大敗而唏噓不已。前晚就聽到桃園沿海四鄉鎮（信良鐵票區）正在遭受「猛炸」（每票 1500 元！！）心中忐忑不已，（昨）深夜傳來消息，這鐵區一夜間易幟！一個為民進黨助選的女孩打電話告訴我此噩訊，她說：「這樣的台灣人，我們還值得為他們賣命嗎！？」我為之泫然良久，也只好安慰她：我們沒有灰心的權利，還要戰啊！…哎哎，這次選舉最使我傷心了。…我南北跑了一趟，助講十多場，不算多，李喬、劉還月等人怕有幾十場吧。其他 HAPA 的朋友也有多位助講、助選。例如榮茂、能平、光群等都實際助選²²。（鍾肇政 2004：582）

1993 年客協才開始計畫性的安排為民進黨助選，以協會名義成立「新客家助選團」直接投入政治活動，開始為民進黨籍縣市長候選人助選（鍾肇政 1999：387）。助選團聲明中特別鄭重宣告客協的立場與政治主張：「我們認定四十年來的賄選、腐敗文化，以及新進出現的賣台集團²³，為所有台灣人的公敵，讓我們齊聲向他們宣戰！」（鍾肇政 1993：8）

21 第四節會另闢篇幅討論。

22 原信件日期：1991.12.22

23 按照當時的政治氛圍，鍾肇政所指應是新成立的新黨為統派。

客協在 93 年的《台灣客家新論》，比 91 年模糊的《新的客家人》明確提出台灣客家概念，而客協政治參與的態勢，似乎與當初理念標榜「不分黨派、族群和諧」相較也有很大的轉變，顯然是受到當時政治情境--台灣民族主義高漲的影響，促成台灣認同敘事激進化、顯著地與中原客家論述切割。鍾肇政事後認為：

賣台集團就是所謂的統派啦，閩南族群這邊也有，客家這邊如果用比例來講是更多，我相信那是我要對抗的對象。…(我的想法)簡單說就是台灣獨立的問題，客家人不能缺席。由這樣的熱切的期望，這種期盼，延伸出所謂的(台灣客家認同)，客家的現狀是，客家的社團都標榜中原論，很多。(鍾肇政訪談：7)

台灣敘事認同的位置的形成，事實上是與政治參與路線相輔相成而形成，與當時民進黨於選舉進行的民族主義式動員有相當大的關連，因而在論述框構上逐漸與本土化與新國家論述接軌。鍾肇政如此解釋客協在立場與行動的轉變：

台灣社會過去因外來政權種種乖謬施政，積弊之深莫與倫比…
客家人也彷彿處在夾縫中欲振乏力，族群尊嚴迄今仍未見提升。…
台灣社會近年來瞬息萬變，新客家的觀念自然也不可不有所調整。
我們的步伐跨的更大了，眼光也掃的更遠更寬…當此全體台灣人邁向族群諧和、追求民主之際，更無缺席之理。(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 1993：9)

客協路線的轉折實際上經過內部的衝突與妥協，然而也有成員反對客協過度傾向「台獨」，導致不同立場的競爭與分和。

第三節 承擔團體的共識與衝突

1990 年底客協成立時，除了少部分成員來自原《客家》雜誌社成員²⁴外，大部分乃是以鍾肇政為人際關係核心聚集的客籍學者、文人及民間菁英與社團領袖，然而比較關鍵的乃是來自許多獨派立場鮮明的客籍菁英²⁵的加入，這些成員深刻的影響客協所提出具民族主義立場的台灣客家認同。例如擔任創會理事的「台灣教授學會」發起人李永熾、作家李喬、羅榮光²⁶以及劉還月。當客協政治態度轉向支援民進黨選舉，並在認同意識上激進化提出台灣客家論述時，內部歧異也就隨之跨大，導致「台灣本位」與「客家本位」²⁷之爭。

一、客家本位與台灣本位的競合

回顧前述 Martin 的分類中，溫和派雖不滿於傳統派的保守，但也無法認可激進派將客家議題上升為獨立建國運動的延伸，因而客家運動仍務實於把政治參與視為手段，透過選舉中客家選票的關鍵少數來爭取資源。然而激進派則專注於調整客家人在台灣民族主義運動中的定位，以及如何挑戰舊的中原客家論述、瓦解傳統客家人與國民黨的依附關係。溫和派與激進派的關係，後來在客協內的運作上，形成「客家本位」與「台灣本位」的角力²⁸。兩者殊異牽涉到客家運動中的理念之辯：「客家運動究竟是爭取客家族群獨立地位之利益；還是本土化、台灣理念的延伸」？。

24包括先前提到雜誌社時期活躍的鍾春蘭，但隨著客協逐步與民進黨合作時即淡出。此一現象我們可視為，客協與《客家雜誌》在團體組成與理念有顯著的差別，屬於一個新的團體。

25對象定義以 1996 年加入建國黨的客協成員為主。

26羅榮光是長老教會出身的牧師，目前擔任「台灣加入聯合國促進會」協會秘書長（2006），在獨派團體相當活躍，在報章雜誌也發表許多文章。

27受訪者給予不同的指稱，如「台灣優先\客家優先」（羅能平訪談：5）、「台灣中心\客家中心」（李永熾訪談：3）。

28必須澄清的是從溫和\激進，或客家\台灣本位的分類方式，雖無法完全概括行動者的意向與做為，但有助於釐清客籍菁英認同與行動的認知方式（考量族群利益的選擇性）。

客家本位的利益基礎則傾向於以族群關係來看待客家與族群（閩南）關係，²⁹，並認為將客家運動視為建國運動之一是不切實際、無助於提升客家地位的做法。台灣本位則是將客協推往獨立建國運動之路，代表性人物為李永熾、李喬、羅榮光、劉還月等後來加入建國黨之成員。然而根據這些不同立場的成員的各自描述，客協成員在一般文化活動尚無歧見，而在牽涉黨派、認同、理念立場時則相互牽制。因而，客協內部的運作基本上處於遭遇兩者角力拉扯。例如在客協內並不是沒有跟國民黨、世界客屬合作，或與中國大陸客家團體連結的主張³⁰。

所以我說這個客家運動裡面，是有這樣的過程，我們會裡面有的是以客家為中心，那我是以台灣為中心，有的是介於這兩者之間。…或者所謂比較客家中心的，但也不能說他們是旁系，也不一定是說他們就是統派；但就是比較傾向客家中心，而且希望可以跟中國的客家連在一起這一些，那我是反對這種東西。（李永熾訪談：3）



部分成員企圖連結大陸客家的用心，在台灣本位看來則是一種無法接受的作法。此涉及到兩者認同論述中對客家在國族、族群位置的界定。如台灣本位論者認為「那我的觀點是以台灣為整體的思考，是要和中國作切割的，那我是跟閩南採取合作的態度，不是對立的！」（李永熾訪談：2），換言之，台灣客家認同建構的族群位置在於台灣作為獨立的民族國家之下，而中原客家論述所承載現實效果即是建構的中華民族主義認同邊界，如強調兩岸客家共同的歷史根源、國際

29 這部分涉及長久以來的「閩客關係」情緒，例如黃子堯、羅肇錦等人追求客家語言、文學獨立地位的主張，所隱含的族群政治意涵—將當時台灣文化民族（文學）視為閩南中心所主導而衍生的對抗，客家語文運動者對本土化過程的「福佬中心」與「民族高文化」之爭請參見筆者論文第三章第三節的討論。

30 李永熾舉例，客協要辦一些與大陸客家、世界客屬聯誼的活動（如研討會）時，他與其他獨派成員就會在理事會否決類似議案。（李永熾訪談：7）

性世界客家的概念³¹，兩者理念的衝突根源即在「國族認同」問題：

譬如說他們常常會想要跨出台灣，連接台灣客家和世界客家、中國客家，結合在一起，很容易跨出這一點。那我的客家和台灣是連在一起的，先切離（與中國的關連），以後再講。我們主要的基本點，主要差異在這裡！（李永熾訪談：3）

李永熾目前仍然堅持他當時的論點，閩客關係不應被放大到族群架構看待，應該「先處理國家認同再來討論族群問題」：

…現在台灣連這個國家認同問題都還沒有一致性、都還有要和中國統一的、還有要獨立的，這兩個問題還沒解決，你怎麼去談族群問題呢？這個問題就很容易和統獨連在一起討論。（李永熾訪談：7）

我們說本土化是以台灣為主體的一種思考方式，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各族群的本土化就是以各族群也可以以這個為中心來思考，做為一種某種程度的對話，整合各族群的關係…當然每個族群會有利益上的差別，或者差異。那各族群如何獲得更合理的認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討論過程…這是一個國家認同底下處理的問題，這個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不是說把族群問題上升到超越國家變成一個無限上綱的問題，這是我所反對的！…（李永熾訪談：15）

客家本位建構的客家論述乃是以閩客關係為基礎，將客家文化認同的困境視為族群競爭問題，原因在於客家本位論者將對本土化運動以來的文化復興認定為

31如「世界客屬總會」維持國際性客家移民的認同連帶感，然而該組織基本上繼承國民黨的僑務政策、宣揚國民黨代表的中國法統與其歷史宣稱（可對照第一章第二節），因此「世界性客家」的模糊概念，讓部分台灣本位論者相當不以為然，在下章第三節會再提到。

是「福佬」的事業，並成爲另一個文化壓迫的來源，因此始終對台灣民族主義保持戒心³²。因而客家本位論者傾向「客家運動應以客家族群文化利益優先」，而暫時保留客家論述在國族上的立場，然而對台灣本位論者而言，客家正是必須要脫離這類「中原論」的認同想像。對此，黃子堯³³認爲 90 年初客協開始參與政治後、統獨立場的表態似乎成爲雙方緊張關係的根源：

他們（台灣本位論者）認爲我們太過溫和！我們的立場不夠堅決，他認爲我們對獨立建國的立場不夠堅決，因為還是有溫和派跟激進派的分別。…本土裡面還是有激進派跟溫和派，有一些人又會怕！有些人比較強烈的客家本土意識，（但）他不一定要獨立建國、或者是幫某一個候選人助選，因為每一個人對政治的態度不太一樣。（黃子堯訪談：7）

客家本位論者中另一代表性人物則是語言學者羅肇錦，羅肇錦除了反對過度偏向反對黨的作法之外，更耿懷於台灣本位者推動台灣客家認同或重構客家的歷史敘事，其認爲客協僅強調客家人在台灣發展的歷史、卻刻意忽略從客家在中國歷史淵源，此舉將會導致客家歷史的斷裂：

他們（台灣本位論者）或許只是有跟黨外運動的有關係、從台灣文化這立場去著手，那我們是客家立場的！他們的立場跟我們當時在裡面的人，一部分並非全部，其實是漸行漸遠。…他們的想法是只有台灣，他們現在的理想是客家就是台灣的一部份，那我們的想法是，客家做爲一個主體，客家在台灣沒有錯，但是客家也是中

32 閩客關係始終牽連著客家運動內部對「台灣民族主義」的爭議，涉及到國族論述與族群關係討論模式的變遷與過程，另於下章第三節討論。

33 黃子堯是詩人、客家文化工作者，致力於推動客家語文復興，與客籍語言學者羅肇錦立場相近、爲「客家本位」之代表人物。在 1990 年初因「客家文學獨立性」的問題，與彭瑞金等「台灣文學」推動者撰文論戰，詳見筆者論文第四章第三節。

國。我們在文化來說，以前、現在、未來，我們是這樣連貫下來的！…
他們現在走的路，以我來說、是絕對不能接受的。我當時希望客家文化得以延續，就是因為祖先留下來的東西這麼可貴，所以一定要保持下去。可是他們現在的走向就是說，祖先的東西不要了，就從現在台灣這邊開始談起就好了！那當然不行啦！開玩笑！那還要談什麼客家文化幹嗎？…這個（客家文化）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完全沒有關連，這文化的東西是我們以前這樣留下來的，這文化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也不只是台灣這邊而已，這個客家文化是獨立的，這麼長遠的歷史淵源留下來的東西。…（羅肇錦訪談：6-7）

從羅肇錦的意見中，約略可見客家本位論者對當時台灣客家認同論述的憂心——自源流中原說開始受到批判、客協中的台灣本位論者企圖另起爐灶建構新的台灣客家認同，然而爭執並未取得共識，而在逐漸形成意見相左的兩端，使得客家認同對話逐漸分成各自堅持己見的兩派，論爭背後主要是民族主義立場的對立。陳運棟雖非客協成員，然而經常與客協保持互動，他強調站在文化立場上「兩岸客家人的同源性是無法分割的事實」。（陳運棟訪談：11）如此看來，客協當時推動的台灣客家認同運動開啓台灣客家認同與民族主義建國運動的接軌，而重構歷史敘事卻也引起了客家本位論者的焦慮，而如羅肇錦即以淡出客協作為抗議。無論如何，當時客協決議投入政治參與，而鍾肇政的態度則非常關鍵性。

二、鍾肇政與客協立場的轉折

李永熾回顧自參與客家運動³⁴以來的客協成員大多是傾向客家本位，而台灣本位則是長久以來傾向新國家運動的客籍菁英。從劉福增與徐福棟³⁵等人開始，

34 這裡指自《客家風雲雜誌》、「還我母語」等客家運動初始即參與的成員。

35 劉福增是台大哲學系教授、活躍於黨外運動；而徐福棟則為經濟學家，活躍於美國台灣僑界、

原先構想成立一個獨派客家人的團體，這個想法與鍾肇政召集而成「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不謀而合，因而客協匯集了原先客家運動的成員與獨派客籍菁英，也因此鍾肇政類似兩者理念差異之下共同的「最大公約數」，而成爲不同理念陣營必須爭取的角色。而後客協爲民進黨助選、提出「台灣客家」論述等偏向獨派立場的發展，乃因鍾肇政的支持（李永熾訪談：8）。而傾向客家本位的黃子堯事後回顧當時路線的爭論，同樣認爲鍾肇政是影響客協路線轉向的推手：

…當然民主化是對抗國民黨。解嚴之後，變成政黨政治的關係，那時跟民進黨是結盟關係！鍾老剛成立客協的時候呢！他說要成爲永遠的一個在野者！永遠保持一個批判立場！不管誰執政，我們台灣客協就要在一個超然的、在野的角色。這裡面³⁶包括范光群就提出批評，他認爲客家人有機會的時候就要當家作主，不能老是站在一個反對者，不能一輩子當反對者，這個不公平。客家人的位置、前途、地位還是要建立起來！（因而後來）鍾老還是一直倡言民進黨的本土立場，就是我們客家人非常需要的立場，他認爲認同本土非常重要！我們還是非常尊重他！（黃子堯訪談：11）

鍾肇政因作家與台灣文學推動者而著名³⁷，創立客協時即號召各界客籍菁英而獲得響應，而客協運作上也傾向於以鍾肇政爲核心，扮演領袖兼意見平衡者的角色。因此客協在政治參與改而積極支持反對黨，鍾肇政的態度有著決定性的因素。而後客協過度偏向獨派的作法有違當初「跨黨派」的共識，也造成一些成員的離開：

長年支持反對運動，並曾任白宮（柯林頓時期）經貿顧問。

36主張政治參與、助選等傾向民進黨的客協成員。

37 必須注意的是 1990 年初鍾肇政同時擔任「台灣筆會」會長，該時期台灣文學運動已經發展到一定的地位，鍾肇政認爲其在台灣文學的思想累積，相當程度影響其客家運動的發展。

學者來講羅肇錦就是，羅教授本身沒有什麼意識型態，他認為有一些沒有辦法切割的！你太過強調本土的時候，就變成所謂的去中國化！他沒辦法接受，像羅肇錦教授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黃子堯訪談：11）

鍾肇政雖然在立場上被認為傾向於本土派，且在陳水扁當選以後更授予資政職禮遇。鍾肇政回顧當時客協的目的：

反正就是要打破中原論，最後就是要確立一個台灣客家、台灣主體性的這樣一個東西，這樣說好了…台灣客協基本上算是我創立的，而且我也是創會的會長，我那時已經有這樣的最後達到的結論，就是台灣客家，以前的通通不要，不要管他。…對，就是認同台獨，一個很自然的一個過程，我要經過什麼論也好、蒙古論也好，我要達到台灣客家的時候，就是必然的，等同於台灣客家論、客家台灣論、不管怎麼講也好，就是等於台獨啦！台獨論的！要脫離中國、中原。…所以有人罵我，說什麼客家台獨啦、背祖啦！這些對我來說，馬耳東風啦！我根本不當一回事，台獨！我本來就是要台獨，台灣獨立的！（鍾肇政訪談：5-6）

當 1990 年底鍾肇政發起、成立客協後榮任會長，然而鍾肇政一開始的對獨立建國運動政治參與的意向卻不是那麼明顯。例如李喬提到，在 1991 年初主張非暴力抗爭的黃華因「新國家案」被判十年重刑，林雙不爲了聲援黃華而開始全島串連聲援活動。當時鍾肇政、李喬、范文芳等客籍作家文人前往聲援 2 月 23 於新竹街頭的「行出新台灣、建立新國家」行軍活動（王美雲編 1991：104-7）。李喬表示當時由他以「文學界聯誼活動」邀請鍾肇政等人參與，而當時鍾肇政對參與獨派運動仍持保留態度。值得注意的是，對照當時活動記錄，客協亦無以團體名義的聲援活動，初成立的客協對日漸激進的新國家運動立場仍未明。對此，

鍾肇政當時的聲援撰文頗值得參詳：

…即使這是一個「宣戰」，手段仍是和平的，完全排除暴力的，一如黃華的主張和平改革與台灣獨立。你可以不同意他的主張，但就像主張統一獲得某些人的尊重一樣，主張獨立豈不應該也獲得尊重嗎？（王美雲編 1991：194）

對照李喬的說法³⁸與鍾肇政聲援對照來看，鍾肇政文中對台獨主張聲援的立場是以「言論自由之保障與尊重」為主。似乎在客協成立之初，黨派統獨立場尚處於兩方爭論階段。從上述我們必須理解，客協在台獨立場的轉變，事實上是由更激進的獨派成員所推動。

客協基本上將政治參與作為手段，透過政治參與獲得更多民進黨執政縣市對客家文化復興予以公共資源的扶助，在獲得公共資源挹注的目標上獲得可觀的成就。客協另一重要成就是，在台灣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選舉政治動員過程中，客協投入政治動員過程中提出台灣客家論述開創了新的國族與族群論述的新階段。透過政治參與，客協取得公共資源對復興客家文化的挹注，然而獨派的成員並不滿於此成就，而在 96 年建國黨出走事件中對民進黨向體制妥協（務實主義）的立場展開批判，並延伸至對客協僅有選舉等參與感到不耐。最後，客協成員如李喬、李永熾、羅榮光、劉還月等人加入建國黨，而逐步疏遠客協。

對於建國黨引發客協成員出走事件，楊長鎮認為此與國家認同與族群利益視野差異有關，客家人對民進黨「福佬中心」心結未獲得抒解，而客協內的獨派企圖提出整合閩客族群並對抗國民黨的目標，與客家人在族群關係上的少數位置是有矛盾的，他提到：「這些獨派的學者文人希望把福佬跟客家之間的緊張關係化

38李喬描述：鍾老的覺醒是比較慢的啦，他是被我們拉著跑，鍾老這個人有潔癖，做什麼都保持安全距離。有一件事情讓我做了壞人，其實是我害了他，而我有理由不得不這樣做……那時候林雙不搞台獨行軍到了台中、還是新竹的時候，我就把鍾肇政騙過來，我跟他說"你來啦、這個很有意思啦、是文學界的活動"，結果他一來，我拉他站到正中間，啪啪啪（模仿照相機的聲音！）這個十多個人站在一起，就上報了。（李喬訪談：10）

解、忽略，可以強調他們共同的部分，他們從事反對運動、台獨運動，是以客家人身份去進行的」。並認為李永熾等人「這種作法在台灣社會中並不是很健康」因為對客家的所處的歷史階段不清楚，導致其未能整合成功。(楊長鎮 1993:90-1)

而後的演變中，立場鮮明獨派菁英陸續淡出客協運作，我們必須進一步理解整體政治情勢的轉變--獨立建國運動的聲勢消長，得以釐清當時政治局勢的轉折與民族主義運動的轉變。

第四節 台灣民族主義運動對客協的影響

從上述我們必須理解一點事實，亦即客協的認同論述與政治參與立場形成，實際上處於雙方（多數相對溫和的成員與少數獨派立場更激進的成員³⁹）拉扯、競爭狀態。然而到 96 年建國黨出走事件後，獨派成員也離開客協。但我們必須注意，台灣客家論述在公共領域的退潮，不僅因客協內部的獨派成員加入建國黨而疏遠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同時必須關注台灣民族主義運動在不同階段的演變對客協提出「台灣客家」論述的影響。

一、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促使客協行動與論述激進化

郭正亮觀察 90 年代初的局勢提到：89 年六四事件、91 年蘇聯瓦解引發二戰後最大規模的民族主義獨立運動浪潮，此時國際局勢轉趨對台灣有利，使得黨內激進台獨勢力獲得空前鼓勵（郭正亮 1998b：67-8）。另一觀點則是歸國的海外台獨運動菁英從群眾路線走向參與公職選舉，迫使民進黨不得不拋棄台獨立場的曖昧不明，於 91 年十月通過「制憲建國、住民自決」原則之「台獨黨綱」，政治

³⁹例如擔任第一屆的理事的李永熾、李喬、羅榮光，特別是 1991-93 年間擔任秘書長的劉還月。客協提出台灣客家論述等諸多具有開創性客家文化認同的新概念，大抵上皆是在劉還月擔任秘書長期間策劃。

對峙達到解嚴以來最高潮（陳佳宏 2006：344-80）。無論如何，我們若將客協路線激進化過程作為時間軸，排列發生政治事件與置於時間軸上，則可以更清楚看到客協走向與政治情境趨向於統獨議題的相關性：

時間	政治事件	客家運動相關事件
1987.7.14	蔣經國宣布解嚴	
1987.10.25		客家風雲雜誌社創刊
1988.1	蔣經國辭世，李登輝繼任	
1988.5..20	五二零農民運動街頭抗爭	
1988.12.28		還我母語大遊行，邱榮舉總領隊，傅文正總指揮：（訴求：全面開放客語節目、修改廣電法二十條、建立多元語言政策）
1989.5		客家風雲雜誌五月停刊重組
1990.1		雜誌社改名為「客家雜誌」
1990.2	國民黨臨時中全會引發主流、非主流對立，俗稱二月政爭。	
1990.3	國民大會擴權引發三月學運	
1990.5	郝柏村組閣，反對黨與民間社團發起「反軍人干政」行動	
1990.12.1		「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於台大校友會館成立：強調站在台灣人的立場，爭取客家人的權益，為台灣的光明前途打拼。（言論相對保守）
1991.2	黃華因「新國家案」入獄，林雙不發起「行出新台灣--文化界學術界聲援黃華環島行軍」，抗議郝柏村強勢鎮壓。	鍾肇政、李喬、范文芳等客籍文人、以個人名義參與聲援黃華環島行軍。
1991.2	民進黨籍屏東縣長蘇貞昌首次舉辦客家節	
1991.4.17	民進黨發動群眾遊行，高喊反對老賊修憲，台灣獨立等口號。	

1991.5	調查局進入校園逮捕獨台會學生。為聲援被捕學生，知識界發起反政治迫害大遊行，並催生台灣教授協會成立。	
1991.9.8	民進黨與民間社團發起「公民投票加入聯合國」大遊行	客協首次議決以團體名義加入「公民投票」運動連署發起，開啓新的階段。
1991.10.13	民進黨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基本綱領，發表民主制憲、執政建國，通稱「台獨黨綱」	客協參與「公民投票促進會」於高雄市舉辦的「1025 加入聯合國」運動遊行。
1991.12	國民大會改選，為「國會全面改選」跨出第一步	該次選舉中，客協成員以個別身份投入助選。主要有：李喬、劉還月等人最多，鍾肇政、羅能平、梁榮茂、范光群等亦有部分參與。
1992.2	因民進黨提出「台獨黨綱」，行政院企圖解散民進黨而引發學術界、文化界集體入（民進黨）黨風潮。	鍾肇政、李喬等透過「台灣筆會」與「客協」等團體運作連署，集體入黨。 ⁴⁰
1992.4.19	民進黨推動總統直選，遊行靜坐台北車站。	
1992.10.23	民進黨發表政策白皮書，提出多元族群政策與母語教育政策。	
1992.11.1	彭明敏返台（95 年加入民進黨）。	
1992.12	國會（立法院）全面改選，稍早非主流派宣佈成立「新國民黨連線」。	
1993.2	「新國民黨連線」提出「驅逐獨台、推翻獨裁、打倒金權、平均地權」口號批判李登輝，並在全台巡迴演講說明會引發衝突。	

40 見〈學術界、文化界文學界集體入黨聲明〉，該文疑為李喬擬初稿，由鍾肇政、林雙不、鍾逸人、黃榮洛（客協成員）、彭瑞金、吳錦發（客協成員）、李敏勇等人署名「聲明暨入黨人」（鍾肇政 2002：594）。但須註明，李喬受訪時提到從未加入民進黨，而是另創建國黨（1996）。

1993.3	新國民黨連線在高雄站說明會，遭到獨派群眾與民進黨立委反制，並批評新國民黨連線是「賣台集團、勾結中共、欺負台灣人總統、外省豬滾回去」。最後以暴力衝突收場。	
1993.4.26	民進黨立委組成「反國共統一會談」宣達團，抵達新加坡抗議會談。	
1993.5	國民黨籌備 14 全會決議擴大黨內民意基礎，將中央民代、省市議員、市黨部主委等七百名納入當然黨代表，使得外省背景黨代表比例降為 1/3，引發非主流派反彈。而後導致新黨成立、國民黨正式分裂。	
1993.8.10	新國民黨連線宣佈成立新黨。	
1993.10.22	年底縣市長選舉，民進黨發表《政策白皮書》	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組成「新客家助選團」為民進黨籍為主的縣市長候選人助選。客協並發表聲明：認同本土、追求民主以及聲討「賣台集團」(指新黨與統派)，九月起全台巡迴助講。

回顧這一連串歷史事件的用意在於，理解族群認同敘事形構所受政治情境變遷之影響—包括統獨認同、民族主義運動等。按前述客家認同論述對歷史敘事的翻修，是隨著 90 年前後認同衝突等政治情境激化的連帶影響、與政治反對運動的民族主義論述具有高度相關性。90 年代中後，隨著政治反對運動進入體制而承認政權體制，此過程首先促使認同對峙、統獨論戰的張力減弱，客協提出民族主義主張的台灣客家認同論述逐漸趨緩⁴¹。

41在筆者論文第五章有另外討論自民進黨執政（2000）以後，台灣客家認同敘事如何成為其官方論述國家與客家族群架構、建構台灣客家認同的基礎。

二、獨派成員在客協內部的挫折

我們必須討論承擔團體--客協直接參與政治運動、涉入新國家運動之後的變化。首先是一、客協內部客家本位與台灣本位兩股力量的拉扯仍存在，相當比例的成員對客協運作偏向於參與獨派活動仍表不以為然。二、即使客協投入政治參與，獨派的客協成員仍不滿於客協對「統獨立場的模糊」。三、從事政治活動的結果是，部分成員遭批評僅有政治利益計算，認同立場卻不甚清晰。客協內部整合日益困難，導致強調台灣本位的成員逐漸在客協內部選舉運作中離開。（李永熾訪談：7）例如李喬在 1993 年底寫給鍾肇政信中強烈的措辭可以看出：

退出客協乃不得不爾。看似意氣，實乃義理之辯。我若不然，我無法面對苗栗同志也。傅某十數年來傷害苗栗反對運動，公投分會初是阻其成立，成立後扯其後腿，派間細，亂我經費，藏我名單，切斷分會與總會聯繫…而今此人在傅某處任職…此次大選破葉氏返苗計畫，阻歐隍坤返台競選…選中買票五百元至三千元，打破國民黨紀錄。在山線民代無一人敢為其站台，我這個客協理事如何向苗栗人交代，所以請見諒。…再者，客協今後在（一）統獨模糊人士操縱，（二）政治野心家利用下，已傷我潔癖矣！所以另有遠因在焉。附帶奉告：此次客協助選團行動，並未如您想像成功，某縣有云：今後不歡迎…總之您我三十年交情，豈容小少事隔之！而後友誼仍在，客協則分道行之。⁴²（鍾肇政 2002：596）

可見得，客協投入政治運作後，成員之間對參與政治活動的動機、想法有異而造成成員之間互信基礎瓦解。如前述所提及，部份客協成員僅以政治參與為手段、謀求民進黨之執政縣市資源對客家事務的投入，而另一類則是藉由投入政治

42 李喬原信件日期：1993.12.1。

活動以取得個人利益，並未積極認同「新國家」運動理念而使雙方歧見日增。另則是客協參與民進黨之助選事務涉及到民進黨黨內不同派系、政治人物之間的競爭，對連結不同政治勢力的利害關係有不同考量。（羅能平訪談：5-6）最終獨派成員退出客協，日後另與獨派團體創設建國黨。

三、選舉競爭與民進黨轉型對客協運作的影響

獨派成員退出以後，客協的政治參與態度日漸務實，「台灣客家認同」等論述逐漸少見於公共領域，逐漸改以遊說、建議、擘劃客家政策、論述等為主。筆者認為客協的改變與民進黨轉型有很大的關連，而民進黨的轉型又因整體政治市場（選舉）開放後的政治局勢轉變有關，我們可以透過 1994 台北市長直選、1995 年首次總統民選的過程看出這三者的相互關連。

隨著 1990 年初國民黨主流、非主流鬥爭，非主流派先後以新國民黨連線、成立新黨來應變李登輝強勢領導的「本土化」轉型。在 1994 年台北市長選舉中陳水扁與新黨趙少康的對決中（客協在該次選舉支持陳水扁），在趙少康選舉策略操作下，該次選舉幾乎成為省籍、族群對決與國家認同的抉擇，對立氣氛高漲幾乎使族群衝突一觸即發（司徒隱作 1995）。然而，陳水扁這方卻極力將選戰主軸定位於市政建設，而以避免趙少康在統獨議題上的質問與挑戰。陳水扁當選後，過於遷就體制的動作⁴³，引起地下電台與支持者批評陳「過河拆橋」。面對這些批評，陳水扁則回以：須證明民進黨有改革市政的能力、足以帶給民眾信心、「**掌握體制的人怎麼能再反體制？**」、過去反對黨講求堅持立場，但是在市政建設上「**強調意識型態是毫無意義！**」，澄清「**並非意識型態有何轉變、而是邁向執政之路的一種調適！**」（陳世傑、李俊毅 1995：29-33）。

43 諸如向國父、國旗宣誓就職等尊重中華民國體制的舉措，另如警方取締地下電台「寶島新聲電台」時，陳水扁並未使用市長職權制止，或如甚至在「全民計程車聯誼會衝突事件」中，被認為「偏袒警方」背棄昔日「老友」，而引起「台灣教授協會」的撻伐。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寶島新聲」電台與「寶島客家」電台相互支援，「寶島新聲」遭新聞局抄台時應包括客家電台。

該次選舉首創先例所提出「客家政策」具有重要意義。在羅文嘉居中牽線之下，客協以提出「客家政策白皮書」為條件、為陳助選並籌備數場次造勢晚會「客家之夜」。在陳水扁順利贏得該次選舉後，陳水扁也首次在民政局中設立專責客家事務之單位⁴⁴，並成立「客家文化基金會」與客家文化會館等。羅能平⁴⁵描述當時的考量：「這個很重要！因為那時候如果不是有依附在裡面（指助選活動），和他作這種爭（交換）喔，你現在拿不到東西，誰用你啊！」（羅能平訪談：12-4）。自此，助選成為客協政治參與的主要途徑，卻也使得客協原本強調的「台灣客家認同」論述隨著選舉議題操作而減少，因此，客協論述的轉變與民進黨1994-96年的路線轉型之爭有密切關係。

隨著民進黨在中央級民代與地方首長的選舉節節獲勝，逐漸擴大政治版圖，公職選舉等追求體制內參與務實路線，與台獨黨綱所主張的政治綱領產生矛盾，直到1994年省市長選舉民進黨的慘敗，被歸咎於國民黨訴諸「安定牌」奏效，而選民也疑慮民進黨似乎成為兩岸局勢安定的破壞者。因而使得黨內漸漸質疑挑戰體制的「新國家運動」路線不夠務實，引發公職選舉路線與新國家運動路線的衝突（郭正亮 1998a：220）。

1996年被譽為海外獨派教父的彭明敏代表民進黨參選首次總統直選，彭在選舉落敗後將責任歸咎於民進黨「大和解」⁴⁶，並於四月開始批判民進黨「台獨立場模糊不清」，稍後並與獨派人士另組建國會並與台灣教授協會先後發表聲明，對民進黨轉向爭取執政的目標表示失望。他們強調「中華民國體制並不等於台灣主體」，呼籲民進黨不要因為現實考慮而喪失理想，並稍後於十月成立建國黨，而民進黨內部則展開對台獨路線的質疑與辯論⁴⁷。而當時原本客協的獨派成

44往後如2001年「客委會」的成立，基本上濫觴於1994年該次選舉的模式。

45 羅能平本業經商、在鍾肇政邀請下加入客協、備受倚重，成為鍾肇政擔任客協會長時期的任期最久秘書長（1991-1997年鍾肇政卸任為止），當時的助選事務多由其運作籌畫，陳水扁1994勝選後曾委任台北銀行官股董事。

46 郭正亮描述1995年底立法院改選前後，面對李登輝與國民黨本土化之後對政治局勢的強勢主導、以及兩岸局勢的緊張，當時民進黨主席施明德推動與新黨等在野合作、象徵族群和解的「大和解」運動，遭到黨內強力反彈「嘎然而止」。

47 1996年四月總統選舉敗選後，民進黨展開選後檢討工作，年輕一輩的黨職公職要求舉辦「新世代反對運動大辯論」，力主「務實面對台獨主張」。例如外省第二代段宜康批判：94省長選

員轉而參與發起建國黨，如李永熾、李喬、羅榮光、劉還月等人，顯見同樣不滿於客協僅止於助選的做爲，徐正光認爲這是成員間對目標與手段期待不同，隨著情勢改變雙方共識基礎日漸薄弱而分道揚鑣：

有些人是認爲要持續走街頭運動（路線），不能說選了多少立法委員、民意代表之後，就表示你權力（目的）已經達到了，那像比如說建國黨的李喬、李永熾他們，他們認爲這個是非常階段性的成就，重要的目標都還沒達到。但是有一些政治人物他們覺得已經達到了某些目標，就開始享受這些權力的那個（滋味）。所以他們還是持續的在批判他們。（徐正光訪談：14-5）

因此，客協早期所推動的「台灣客家認同」論述的消沈，與當時建國黨出走的歷史脈絡相同。當本土化訴求與政治權力結構重組達到一定的程度之後，而使政治行動者修正「新國家」理念與「民族主義」論述。例如郭正亮正面看待務實化修正台獨主張的舉措，認爲「將不再是國家認同的質變革命，而是國家建設的量變鞏固」（郭正亮 1998b：73-75）。郭正亮認爲國民黨自 90 年李登輝主導轉型所遭遇的內部質疑、激進派出走等困境，並不亞於民進黨，甚至兩黨的先後路線之爭與轉型是「相互激盪，互爲因果」。

1996 年七月許信良接任黨主席後，更進一步推動務實化的政黨轉型：從主張公投獨立建國等革命性政黨綱領，轉型爲「肯定現狀、符合中華民國憲法體制」、以執政爲目的政黨。事實上，許信良早在 95 年三月出版《新興民族》時提

舉民進黨喊出「『台灣人支持台灣人』難道不算族群動員？」，認爲民進黨應該反省「大福佬沙文主義」，甚至批評許信良主張「台灣黨」、或彭明敏強調「台灣人尊嚴」都是利用族群意識抄捷徑。另如質疑過激的台獨路線變成「務虛主義」、「台獨法西斯」文化，「無法務實面對台獨的實踐困境」（李建鴻）。其中有關族群關係可以分爲幾項如：「民進黨被窄化爲福佬人政黨」（洪耀福），「『台灣』逐漸成爲另一種沙文符號」（王時思），以致於跟李登輝無從區別、「僅能標榜『台灣人的悲哀』，卻不能認真對待客家、外省、原住民等其他族群的悲哀」（沈發惠）；黨內的青壯輩新生代則進一步聯名發表〈台獨運動的新世代綱領〉一呼籲「走出歷史、走出悲情」的務實新台獨運動，向舊台獨論述提出挑戰（以上摘自郭正亮 1998b：90-1）。

出：「台灣前途的根本問題，並非在於國家認同的主觀問題，而是生存發展的客觀問題」，主張放棄無解的統獨困局的「舊式台灣民族主義」，強調凝聚內部團結基礎、務實開放等經貿為主軸的「新民族概念」，此舉亦被當時海外學人吳睿人批評為「沒有民族主義的民族」⁴⁸（郭正亮 1998b：118-46）。

1999年民進黨評估2000大選以及內部種種壓力下，在五月中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將台灣前途問題交由公投，以修正91年通過之預設建國為前提的〈台灣獨黨綱〉立場，決議文中強調「因應新形勢與新環境…詮釋台灣定位與走向」⁴⁹。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民進黨的立場從台獨建國、到兩岸政策等趨向務實的改變，轉而「承認現狀」與中華民國體制（陳佳宏 2006：510）。

第五節 小結：認同承擔團體的形成與影響

1993年以後，客協走出草根組織經營的方式，轉型以政治參與為主的社會運動團體，參與政黨與政策建議、遊說等層次推動客家政策。然而，台灣客家論述並未消失，「認同承擔團體」（carried group）維繫論述實踐而延續—並成為民進黨內客家政策與論述基調。客協活動雖趨於鬆散消沈，然而筆者認為網絡化的承擔團體仍在2001年成立的客委會事務上，延續其台灣客家認同敘事建構當代的「台灣客家」。

客協與民進黨結盟合作的直接效應是促使國民黨跟進提出客家政見與文化政策等，客家文化的復興成為選舉政見之固定模式（范振乾 2002：122-3）。諸

48 1996年民進黨內部主張修正民族主義論述時，吳乃德提出的批評值得注意，他提到民進黨黨內的新世代修正後的「新台獨論述」乃是針對未來願景，卻忽略任何的認同（包括民族認同）都是建立在「過去」，而非「未來」的基礎上。而也唯有「悲情」才比較可能鞏固和動員民眾的集體認同（吳乃德 1996：7）。吳乃德認為民進黨遭逢選舉挫敗便歸咎於民族主義主張—獨立建國是選舉的「票房毒藥」、並以為修改政治主張便會贏得選民支持是一種「天真的單面向思考」，而本末倒置的將政黨核心的政治理念以工具手段心態視之，而忽略提升黨內民主改革提形象、或以證明執政能力贏得選民認可的可能（吳乃德 1996：11）。

49 該決議文內容請參見民主進步黨政策綱領網址

<http://www.dpp.org.tw/policy/pub/News.asp?ctyp=NEWS&catid=2085&ctxid=2318>

如活動場地的會館與文化中心新建、復興客家文化節慶的舉辦、獎勵文化出版。換言之，藉由政治參與換得政策性扶助客家文化發展的機會，成為台灣客家認同論述延續其影響力的模式。

大致上筆者整理客協 1990-95 年的發展歷程後認為，有兩個重要的衝突現象可以反映出客家運動的演變，受到 1990 年代前期民族主義--認同政治作為一種鑲嵌式的制度性情境造成的影響。首先是客協政治參與路線形成、並與民進黨結盟成為客家團體中少數的親民進黨團體，因而從民族主義衝突的影響而造成的「客家本位與台灣本位之爭」。稍晚另一個分裂事件則是受到政治局勢轉變影響，在民進黨逐漸務實化、捨棄新國家運動路線之時，客協內部獨派成員不耐於客協僅有（選舉）政治參與民進黨、而無推動（客家的）台獨運動的決心，而遂轉與其他獨派團體另立建國黨。

筆者認為。客家運動特別具有意義的是在族群認同論述上提出「台灣客家認同」理念與主張，並且建構一種兼具民族—族群認同新的認同敘事方式，以維持台灣客家身份認同的合法性；透過「認同承擔團體」（carried group）維繫論述實踐而延續，並成為民進黨內客家政策與論述基調，具體實現在 2000 年以後的客委會運作中，在目前的台灣客家文化現象中，可見到台灣客家認同敘事繼續其論述實踐與身份認同建構的作用⁵⁰，當台灣客家概念。

文末筆者必須強調，承擔團體雖然在個別成員在認同理念並非完全相同，然而當代「台灣客家認同」建構過程中，大抵上是由承擔團體中進行理念闡述、寫作出版、論述實作；進行對話、衝突、相互修正的變動過程⁵¹。

⁵⁰ 詳細內容請參照論文第五章。

⁵¹，筆者必須再次強調，「台灣客家認同」的概念並不是由某一特定立場的成員所提出，而是在衝突對話的公共領域中誕生，請參照筆者碩士論文第四章第四節的討論。

參考文獻：

- Martin, Howard J.(1996) “The Hakka Ethic Movement in Taiwan,1986-1991”, in *Guest People: Hakka Identity in China and Abroad*, edited by Nicole Constable. 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1991，《新的客家人》，台北:台原。
- 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1993，《台灣客家人新論》，台北:台原。
- 王美雲編，1991，《行出新台灣》，台北：前衛出版社。
- 曾金玉，2000，《台灣客家運動之研究（1987-2000）》，台灣師範大學公民訓育研究所博士論文，台北：台灣師範大學。
- 林詩偉，2005，《集體認同的建構—當代台灣客家論述的內容與脈絡分析 1987-2006》，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台灣大學。
- 范振乾，2002，〈台灣客家社會運動初探-從客家發聲運動面向說起〉，徐正光編《台灣客家族群史【社會篇】》第四章，國史館台灣文獻館編印。
- 申雨慧、邱榮舉，2004，〈台灣客家運動之緣起與發展—以《客家風雲》雜誌為探討中心〉。收錄於《台灣客家運動與社會發展研討會論文彙編》，台北市客家文化會館：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2004年12月18日至19日。
- 林濁水，1991，《統治神話的終結》。台北：前衛出版社。
- 鍾肇政，2004，〈伍、鍾肇政給友人書簡〉，《鍾肇政全集（34）：書簡集（八）》，桃園：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 陳佳宏，2006，《台灣獨立運動史》。台北市，玉山社。
- 陳世傑、李俊毅，《陳水扁贏的策略》。台北先智出版公司。
- 郭正亮，1998a，〈選舉總路線下的民進黨〉。台灣研究基金會策劃、游盈隆編《民主鞏固或崩潰：台灣 21 世紀的挑戰》頁 204-222。台北：月旦出版社。
- 郭正亮，1998b，《民進黨轉型之痛》。台北，天下遠見文化出版公司。
- 鍾肇政，1999，〈客家運動十年〉，收錄於《鍾肇政全集（17）：隨筆集（一）》。桃園：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 鍾肇政，2002，《鍾肇政全集（25）：書簡集（三）--情深書簡—李喬》，桃園：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 謝文華，2002，《客家母語運動的語藝歷程 1987-2001》，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輔仁大學。
- 楊長鎮，1993a，〈客家運動〉演講整理，收於吳密察、張炎憲編《建立台灣的國民國家》頁：85-91，台灣研究基金會企畫，台北：前衛出版社。